



Small, faint text or markings located below the central design.

新入諸儒議論種族通典詳節卷三十四

兵

叙兵

指卷三十四頁百九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

天子六軍諸侯夫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田之制井一里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

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

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

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

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

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井一井為一井

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青之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

死所用所謂善師不... 所謂善陣不戰者也... 開路存亡繼絕功為... 之禍國滅出... 君如其賢也相與從之... 兵昭王趙國所謂善敗... 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 武極詐士民不附卒... 為下矣... 選七政教... 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 後能正天下文曰凡人之...

也變田宅富厚足居也... 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 阻易守而難攻也... 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 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 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 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 刀楮三不當一草木蒙...

通典三十四卷之三

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指之地予弩二不當一

乘者相持散反覆百里則用平源故廣為車地堅則用車追奔逐日

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日募偶車羊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

勿使有闕

立軍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

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

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皆衆名同馬法一用一開平一十旅一黨師一州也五

桓公曰欲正卒也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

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

政有所寓政明其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

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公之里以為三軍擇其賢人使為

里君賢者為君鄉有術佐率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

過守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執軌為

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知鄉有良

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執長率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立連長

率之十連為御故二千人為族知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

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也有天子

之鼓有國子之鼓夫以田曰振旅而臨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

獮殺氣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遽徙

故伍之八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安以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
死喪相恤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
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書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
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一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
下下繼士謂士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
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
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只積天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
面得地二百步壘內有地一項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
軍居之六毒懸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以千七百五十
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大陣各藏一
人以為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奇或合而為四或正或
師為八是奇勝也陣故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

參比參曰伍伍人為烈烈有二烈為六計必有長五火為隊
頭有二隊為官立長人二官為曲立長人二曲為部立長人二部
為校立長人二校為裨立長人二裨為軍立長人二軍為師立長人
論將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
元帥帥也趙襄曰却穀可帥也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勞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軍孤偃佐之毛也君其試之乃使却穀將中軍却臻佐之狐毛將上
為右子也林欒赤中射終勝楚于城濮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
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
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使傳之不知今變也趙王不

奢子曰少時李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
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
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
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悉以予軍吏士大夫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
王所賜金帛婦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
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不稱妾
得死隨罪乎王許諾之也與秦國戰死軍敗數十萬衆降秦秦
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
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閫以外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上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
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方三千疋百
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邊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
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廷其母倡也王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問魏
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悉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推牛饗
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不入尚率
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及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絲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大明賞大輕罰大
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吏削其爵罰之
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

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蘇氏不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我誰
與夫禮樂慈愛職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
也上之使民以蟻加蟻魏弗蓄也亟戰將飢飢而不可戰後
終為晉所滅春秋時秦伯代晉晉將趙盾禦之上佐史駢曰
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上會曰若何
而戰晉士會對曰趙氏新出其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
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趙盾有寵
而弱不在軍事穿子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隸焉其可也諫暫退秦軍退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穿不與趙盾追之趙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
吏曰將有待也鞞穿曰穿口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馬出趙盾
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伯嚭譏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

戰交綏而退綏同馬法曰建難隨然則古名退軍為綏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閒古莫其二卿相惡子弒王卒以舊罷
不鄭陣而不整不整也蠻軍而不陣蠻夷不結陣不遠晦晦之月終
也故兵家在陣而置置置也宜而如鷲鷲而宜靜各顧其後莫有
關心所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尅之終敗楚于鄢陵管
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
也計必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
也故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婦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
論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
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上擊敵衆白徒
故百戰百勝也文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後衆寡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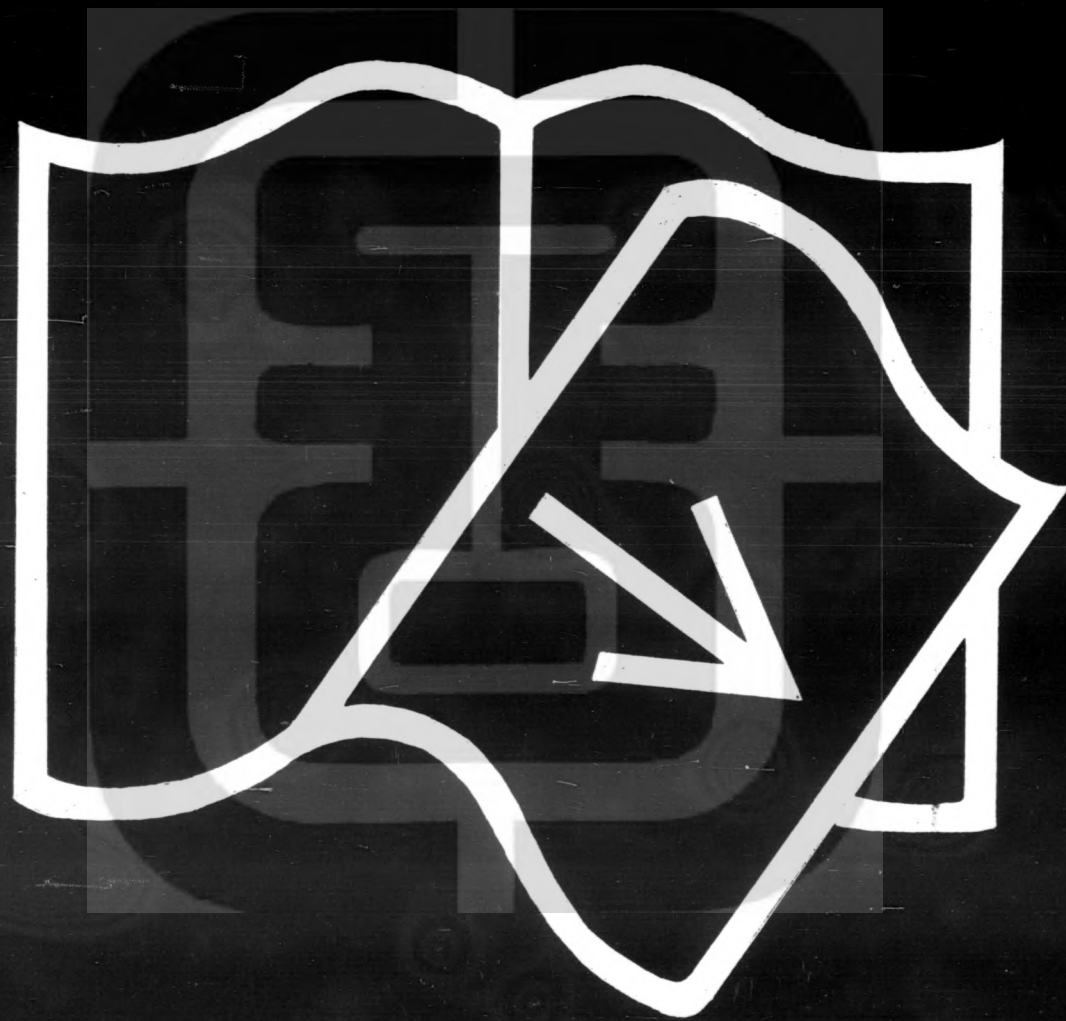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也項王所過死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
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性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則百服必義矣從思東歸之士何不勉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邯章邯翳邯
秦父兄怨此三王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若得秦民則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
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為得信晚遂听信計定秦

大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

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

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
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
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定信計定秦滅項項藉圍漢王於滎
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
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
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士亦
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誅饒人
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
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漢高帝時縣有反帝召薛公問
對曰使布出于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遊魯傳檄燕趙固



原件短缺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立王善也項王所過无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
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性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而封有功者必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勉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咸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万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鄒野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若得天下而封殺毫毛所害餘秦皆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
民咸知得天下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
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有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听信計定秦
滅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

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
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
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
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定信計定秦滅項項籍圍漢王於滎
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
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
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士亦
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誡饒人
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
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漢高帝時縣布反帝召華公問
對曰使布出于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李福

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
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賊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
吳西取蔡婦重於越身婦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麗山之徒耳致萬乘之
主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
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將兵必不能自
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令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
薛公等之東擊荆荆王劉賈敗死時劉賈都丹徙漢終破布○後漢
末張遼也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
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故以動亂人耳乃令
軍中其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

備本官

諸葛亮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明矣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安

景和率衆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

城未拔大援將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

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

一鼓而趨壽陽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

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擢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

陽是其策移郭內居民逃保子城峻其陣以待援至是其

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

曰必用其下儉曰彼奔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

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下

能分田釋孺而無謀多疑必斷人難慮始皆志已居既遷惡格

官田

又田

夏

夏

夏

夏

新書

當保羅射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眾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為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是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寡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陔續繼以歸○又晉声子誦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苞乘謂擄擄馬擄辱辱食食師師傳傳楚楚次次舍舍也也楚楚胡胡日日將將戰戰行行歸歸者者返返楚楚囚囚楚楚師師宵宵潰潰晉晉降降彭彭城城而而歸歸諸諸宋宋楚楚失失東東夷夷子子之之割割雍雍子子之之為為也也○戰戰國國魏魏以以吳吳起起為為將將與與士士卒卒取取下下者者

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羸黓粮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男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藉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鵠島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小者橫身下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間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

兄弟能得士也。○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无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
乏絕處見水土卒不飲不食水不飲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為破卷將軍征卷行軍仁
愛士卒有疾者親自瞻省手為罽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
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
持節監討零吾等卷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
將士三軍感悅東卷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
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為薛司馬文王率師討之
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
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為諸葛公死死恨以至於不死一人
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成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故人

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胄宵陣而死其得士心
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抚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
每踐敵場咸得士心。○又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
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淮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
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遂辱王命力屈道穷計无所出唯當
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勵思政西向再拜便
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
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馴謂思政曰
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
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决齊文襄遣
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
泗交流无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礼遇甚厚思政初入

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万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師姓名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思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勅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遂北斬首万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抚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勤州縣厚加供給此在征人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

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進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大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酒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蘇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思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

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一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變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兵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陳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乃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

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備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司軌爲坐里有司御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卿卿有長人五卿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兵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疎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術故其法簡而民有餘力以教其死者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兵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鶴鶴之陣見於其書後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陣法不必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是晉爭長於黃池子孫雖教夫蓋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官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無有恐敵援將而鼓之勇快盡應三

軍皆謹晉帥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
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
管子所以治齊之兵簡不尋尺用兩其近於繁而由者以之
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廢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
勝矣 東坡文

孺曰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為
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商為六七者
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曹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
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
馬者皆兵也變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
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蘇海經
曹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

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舍坐
賜與優厚抚而遣之掌令為郭進治第悉用甌瓦有司言非
親王公主不得而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
北顧憂我視進豈感兒女耶 進以無復言也此可謂隆之以
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令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
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避
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誅而殺之此可謂
厚之以誠矣而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人往往賞
資輒以千万討李漢超守閩南屬州錢七百萬悉以給與又
加賜資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閩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
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
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

以天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每遣卒成必
 論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
 郭進所至兵未常少嗣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
 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
 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何繼筠屯涑州二十餘年
 董遵屯通遼軍四十年其餘皆不域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
 謂久其官而養其以大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
 以來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
 撓其權則在位者有立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
 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下易於是太且
 兼用之故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二年誅李筠收潞州
 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

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理高麗王佃詩吏
 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挹指變而天下一定
 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以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
 操術簡而收功博也曾子明文

條

富曰兵之不出於農久矣然前代尚有府兵之制番上迺休

教習精練至於國用少所費耗我朝公近代養兵之法一條
 名籍非老不休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千給則其中
 可容冗者乎臣等聞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中外都一十二

萬後平金蜀掠其精兵只留餘萬而守又期鎮南諸國之兵
 所晉者可知矣又乾德中外之兵却只揀成十萬蓋要人入

精銳也太宗末有天下計所添之兵止無十餘萬其後當
 人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六萬尚慮耗費財用時命減

去定者之自慶曆以來精添兵額廣軍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
問精勇但要張皇人數欲威戎狄則未能制勝欲禦盜賊則
未能勇效化民財用困竭天下之力尚不擇精銳而去冗雜
此非經久之六計弼等釋

曰歐陽脩上奏論前代用兵之數者當以少者
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過光武六千人而敗符堅以百
萬之衆過東晉二三千人而敗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於
孫臰有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長紹四七萬人是用兵之數則
敗以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夫狄尤難以力爭可以計取李靖
創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頽利於陰山亦不過
萬人其他以三五百人立功於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
多能用計亦歐陽脩之論以少擊衆誠為確論然冗兵之困

開

國家府庫竭百姓膏血群臣議者多矣而冗兵課不可汰耶
謹按國史 太祖建隆二年五日命殿前侍衛司諸州守臣
各閱所部兵士去其老弱懦怯者其超然雄勇者則非之上
軍三年十一月駕出幸元武門講武於近郊聖覽選官先是
晉漢以來衛兵寢廣仰給縣官率不下數十萬洎上登位常
按籍而閱之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有怯而無勇者咸黜之故
頃時今講武事皆所以法古教戰之道也四年五月詔荆南
見管年老兵士並放逐便本月詔江陵府見管兵士或有願
歸農者官給材木營葺屋舍并賜耕牛米糧選良田以處之
餘者並立為剎負指揮可營於復郢等州七月詔免潭州老
兵士四百餘人歸農 真宗咸平四年己巳有選練之意至太
中祥符四年九月因三司上祀汾陰慶賜例開上謂宰相曰

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例多十餘萬蓋募兵倍多尔其中老疾者當令簡閱之五年四月詔承前遣使取內外軍中痿老者咸給俸糧之半以隸剩負今可簡閱使歸農業其合置者亦據逐營給役數外別為營舍處之是歲七月又詔沿邊禁軍兵老疾當停者前詔隸本軍剩負如聞侵費邊儲煩於轉送宜令轉運使閱驗咸遣歸農 神宗熙寧七年五月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併軍營略令會計減軍負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備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緡絹二十萬疋布三萬端草二百万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其可勝用哉元豐五年 神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

足以制諸道則死外乱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臣愚以謂 太祖真宗神宗累朝並揀汰省併兵冗之費得練統之軍皆可為方世法今天下之兵老弱與死藝者莫知其數又一兵之費歲不啻五六十緡臣愚願如建隆故事按籍親閱講武校藝以至賜之耕牛處以良田使其有歸老之所 真宗前後詔旨 神宗撥併軍營祖宗舊制皆可法也

一類同東中尉田造並壹備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四

東至五

西至

開中書言 卷三十四 杜氏通典詳節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東至中府來一日

一類諸兵在野

東至軍指其田

一類諸兵在下

東至軍兵果田

一類諸兵在野

東至軍兵果田

一類諸兵在野

新入諸儒議論杜抵通曲六詳節卷三十五

兵

攻守

守則有餘後漢涼州賊工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高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攻攻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八之兵是以先為不可攻所以行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也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也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出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也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守之地而陳倉保取拔之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三月六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破賊眾疲弊果自解去

堅壁待久蜀先王率大兵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

連圍至夷陵界立營十餘里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將先遣將吳班

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

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

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

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虞蓋沛交馳之憂今緣山

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

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者班者

搆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

相持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更常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

遜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爾勢

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奔馬鞍山陳兵自統遜

督促諸軍四面蹙之上山朋互解死者萬數備因交道

攻其不意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襄公既成列楚

人未既濟水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也以告公曰未可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一而後擊之

之為軍也不以阻險也以寡人雖亡國餘不設不成

列宋以詐勝子魚曰君不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替我

也衛得神死天所以佐宋一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豈猶有懼焉

之猶恐且余之初者皆一音敵也。及胡者皆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幹之勦者謂與吾。觀明死敵。戰求殺敵也。不果傷未
及死如何勿重。言已也。右受重傷。則如勿傷愛。二毛則如服
焉。則命可不欲。願敵人。二軍以利用也。謂金也。以聲氣也。燧
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一可之聲盛致志。僂可也。僂音謹。
而敗也。○後漢末曹公。可鮮。一出盧龍塞外。且絕不通。乃重
山。坪合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南。鮮。子。東。指。城。未。至。二。百
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迎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登
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大敗也。
又見公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元軫曰。報施救
惠。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矢狐偃曰。楚始得曹而。刺婚於衛。若伐
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天從之而解。○戰國魏。趙相攻。齊道田

忌引兵救趙。孫臏必月曰。夫解雜亂分糾者。不控捲立員。救闕
者。不搏擻音。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魏趙相攻。輕
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
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漢先零音罕开。種。二種。羗
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羗虜。欲
為皆叛。故與罕开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
愚以為。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开。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
精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羗也。堅其約。合
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數十年不
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
如其策。○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

王邑嚴允計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
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
陽城小而攻之今假號者在宛亟趨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
服色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一牛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
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里列營百所雲車十餘
瞰臨城中推櫜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
或衝朝反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楯而汲王鳳等
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日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
五里而陣武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諸部
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兵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
戰遂前因而大敗之王邑建武敗也王莽末玉郎起河北鉅鹿

都大守王鈺王鈺圍數十日王鈺攻之王鈺趙耿純說曰久守王
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
戰自服矣王鈺之乃王鈺守鉅鹿王鈺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
戰無利城王鈺之臣王鈺餘相王鈺傳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
兵遂滅邯王鈺郎王鈺黨王鈺悉平王鈺後漢將王鈺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
騎擊車師王鈺後王王鈺前王鈺即後王鈺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
秉議先赴王鈺後王鈺以王鈺并力王鈺根本則王鈺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
而起衆軍王鈺不得已王鈺遂進王鈺並縱兵王鈺鉞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十
餘萬頭後王鈺安得王鈺震怖王鈺從數十騎王鈺迎秉降王鈺後漢末袁紹曹
公相持於王鈺渡沮王鈺授王鈺說王鈺紹可王鈺道將奇別為支軍於外以絕
曹公之王鈺不從王鈺許攸進王鈺白曹公王鈺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
勢必王鈺弱王鈺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擒如其未潰

萬

可今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為曹公所敗而紹敗

殺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

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太也毒間之奉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

黃其破之本曰魏將同馬宣王征也孫文懿汎舟潛濟遠求本長

淵貢魏將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宣

土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宜其計此王邑所以

取逆昆陽也古人云敵雖壘不得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拔也賊

本亦水主也泉害此則眾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

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

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本縱兵遂擊之破之三戰皆

捷也東晉將蘇峻反攻剋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温嶠率兵討

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冰南唯白

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今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

立壘訖賊見壘人驚賊營焚之蘇侃將檢之長史殷羨因若大集

步戰不如峻則大事素急相當急救右頓峻必救之而大集自

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奔於羨而救右頓諸軍與峻戰東陵侃奮

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新峻於陣賊眾遂潰力梁司州刺史

陳慶之率眾圍東魏南荆劉棟魏將志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

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討彼若聞難荆圍

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本棟救之慶之果奔荆州來者至雄

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本東魏將齊和之率兵伐西魏大軍

濟河集諸將議進趣本計用律羌舉曰宇文黑嶺雖聚凶黨強

弱可知若固守無糧長可一打今揣其情以曰困若不與其戰

殷山公車

諸論本亦甚
本亦水主也
淵貢魏將

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冰南唯白

而巡趣長安空虛可一打今揣其情以曰困若不與其戰

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國遂戰於清田大敗而歸建之而敗
 ○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洛陽密遣陳兵與密對壘後月城西首密兵多馬
 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密對壘後月城西首密兵多馬
 騎長槍宜平寬放縱充兵戈矛直隘險然南逼洛水北
 限大山地形逼促騎不成充縱難感之密軍失利密與數
 卒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棄不起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
 密既渡南岸節葉西向充米營左右麾柱相繼而至充
 營內現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
 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顛俱大喪師徒密之此行
 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而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
 不復輕出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八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

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既斷葭葦用絕火勢至誠門用
火城門火勢當便積薪助之也後漢宋漢將皇甫嵩討黃巾
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一力也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
 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在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
 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
 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
 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遣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
 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
 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至曉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
 克荆州得劉琮水軍公流下兵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逐曹公
 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下別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
 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

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關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言曰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舡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舸同時發火時風成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燦音標也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道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群鷄飛散火勢羌營因而奮動于羌將姚襄大敗走之○後周遣將伐高齊齊段韶與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爾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推以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

是又改為享神工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箫鐃歌之樂其曲有采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戟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房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法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黃雀鈞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戟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時吳亦使常昭制大鐃**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之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勗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建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摠章鼓吹清商施用平陳護朱齊書樂記於常五清商等以管之蓋採此為名求得陳太樂於荀勗遂與樂事啓朝六解音者共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勗遂與知樂事啓朝六解音者共

掌之使郭夏采識等造正德大悅二挺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
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二舞曰宣文武舞
傳玄又作先農先蠶歌詩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
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傳玄改漢鼓吹鑣歌還為工
十二曲述以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以效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說
者云軍尤氏師隨魅與黃帝戰於涿野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
禦之其後魏武王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咸為半
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双
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棄不與以為武樂後漢以給
邊村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吹小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
者有黃鶴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想行人十曲

背反太宥率兵討之先遣堰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
戰遂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從既敗等渡水溺死者數千餘人
咸以為神黑闥與一百餘騎奔于突厥悉虜其兵眾河北悉平
武德中李靖隨河間二孝亦到蕭統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
兵以待水退靖謂統曰水漲者以速為神援者時不可失若
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
統恭從之進兵夷陵統行又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
賊軍仍率所部至地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銳氣莫不
震聳之步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之圍城數重其夜統
遣使請降靖即入城其城號今嚴肅軍無私焉

衡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銳兵之質糧而緩於成其功盡兵以守

今華首田
開查黑島
素子木羈
能

敵衝則兵不分而被間行我無備故多敵所不守守敵所
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
坦坦之路車擊守人自擊此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
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舟攻其東銳兵出
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揚
鼓突出乎平川以驚敵入攻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
敵味河知也出於奇道而五勝矣出於伏道而十出而十
勝矣何則正道之城一地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
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焉者其
將未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未
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乘壞垣之
不尚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址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

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尚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平
矣乘壞垣坎牆址而主人不知察皆是以人為主人者宜無白
門之固而他戶感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
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老蘇文
曰謹按國史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
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
之表不忘戰尔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發兵屯昇洪州擇
官提舉兩路巡檢事時契丹入寇車駕欲親征也景德二年
三月詔以河北諸州敵樓戰棚有隳損者即葺之慮兵罷而
列郡廢怠故也四月又詔保州城池卑以修好以來未嘗增
葺今木州隨宜繕治自餘州軍准此五口又以太常博士張
漁知趙州國子直學士張紳知洛州上憲河朔列郡以邊郡寧

謚懈於武備故謹擇守臣因密詔檢守九城壘池塹防扞之
具常加增葺四年九月詔河北諸軍州皆葺城池樓櫓之具
令轉運使公邁安撫都監分往檢校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詔
曰向以邊防不可無備遂令河北河東修葺城隍繕治器甲
樞密院可作條件付邊臣每季首同閱視訖以狀聞遵為永
制三年九月壬申詔河北諸州軍城壘有經夏雨摧圯者並
增葺之六年七月真宗謂王欽若等曰訪聞河北州軍城
池廨宇頗多推已皆云赦文條約不敢興葺今雖承平無事
然亦不可無備宜論之但無改作聽依借繕修又詔在京諸
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初立為虎翼軍置營池
則其江淮兩淮亦令堆此選卒初太祖朝立神衛水
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之嗚呼

田初已平江南而太宗尚習水戰真宗親征澶淵而也
兵江上泊車駕還京以虜修好終方數月已慮列郡因罷兵
廢息下詔旨擇守臣葺治城壘池塹防扞之具三數月之間
未嘗以志於武備保州一州稍緩於增葺而九重已聞之矣
雖大中祥符之年號太平無事之日亦皆以武備為意繕修
城池時習水戰蓋古人設險守國備豫不虞而兵法所謂時
吾有以待之與有所不可以之意今淮北州軍與賊對壘江
南諸郡又內曾有虜騎經行之地擲受諸郡間有盜賊而帥
臣郡守恬不以備豫為意此何理耶太宗太平興國四年
二月詔河北諸軍發鎮兵增築城壘商州團練使程守素
石神武大將軍曰仁昭宮苑使王發恩崇儀副使郭延禧分
路按行之仁宗明道中亦命關門候張瓌志劉永熙檢

河北城池器甲已釋於前矣臣愚謂今日朝廷宜如宋朝
故事詔諸州軍修城壘如太宗仁宗朝命使臣分路按
行之則諸州城池一新增壯國勢可以潛消敵人姦計是亦
上兵伐謀之意也一增

新入諸儒議論北通典詳節卷二十五

